

麟原文集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張培

謄錄監生臣儲夏書

欽定四庫全書

麟原前集卷九

元 王禮 撰

傳

靜春先生傳

劉先生清之字子澄吉州廬陵人也年五歲讀李瀚蒙求至龔遂勸農文翁興學誦不絕口父母因語之曰此二君子教人讀書畊田也人事不過耕學耳自是讀書勤甚比長受業於兄劬學自修孝友誠篤質直好善心

廣氣和強敏有立專以儀刑先哲為事博極書傳不啻
科舉之習紹興二十七年第進士授袁州宜春簿未上
丁外艱服除改嚴州建德簿欲應博學宏詞科及見新
安朱公燾即盡焚所業慨然義理之學罷官嚴陵亟至
東萊呂公祖謙書院講論經義留數月乃去廣漢張公
栻守嚴陵時未識先生而深知其為人其後書問往復
神交而心契矣蓋先生天資既高復與二三君子游故
所造日益超詣其學以力行為本不事空言燕居端坐

非緒閱經史則省察心情見義如渴無所顧慮與人交
推誠懷惻語約理盡見有親者必勉以孝敬見有子者
必勉以教子見初仕者必勉以事君澤民為志聞人善
樂道不已聞人過慘然如痛在已訓誘後進惟恐失一
士繼任瑞州高安丞撫州宜黃宰俱有善政龔茂良周
必大薦於孝宗召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逞托小臣苟
媮數事又言用人四事一曰辨賢否二曰正名寔三曰
使才能四曰聽換授稱旨除太常簿啟謝諸公有如懷

祿希世將恐初心之遂亡倘或獻諛取容何待知己之不厚未幾復丁內艱服闋倅鄂州歲滿歸自武昌日與學者楊炎正黃豹李如圭等三十人於槐陰精舍更相問辨以觀其識向閱時既久凡去私進德之方修身應物之道彙集得百餘篇名曰槐陰問答時諸司薦知常州允請得除擬奏事略曰今日之俗惟知得而忘義詔令一下仕者曰增秩乎士曰免舉乎兵曰受賞乎民曰蠲租乎有則欣然奉承否雖良法美意利國而使人視

之如無也蓋為治之道有政有教理義人心所同謂今
世明於理義者難其人不亦誣乎今當精擇百官求明
於理義者為監司為學官為守令為將帥則風俗知義
上下一心陛下又與大臣端本清源所以儀刑萬邦者
不出於他而舉出於禮義將以紹復大業斯無難矣未
上又改衡州當路忌之諷言者論罷差主管雲臺觀寧
宗嗣位越月即起知袁州而病已革矣初先生贊晦翁
以書其畧曰王承告其子毗學之所入者淺體之所安

者深閑習禮學不如式瞻儀刑諷誦文辭不如親承音
旨清之讀此未嘗不慨然太息也學之於人切矣宜乎
父子至情丁寧而不敢忽也始清之讀語得元祐諸老
之說以為世徒有此書耳他日有告以今時諸君子所
發明者時坐不安席欲起而從之已而不能則有三焉
體弱不能徒行貧無僕馬不可以適遠一也位卑身賤
有在上者則不可攀而求之二也世道之衰屈身於勢
利者不怪一從學士真儒考德而問業則曰是好名者

三也末云今二三君子之中不幸已死者則無可言幸而執事者在有可見之便其又奚說語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伏惟誨之晦翁復書曰執事盛年壯氣清節直道發軔雅途既有志於當世而悅學好問勤勤有加又將有意古人為己之學及其沒也晦翁為文哭之曰子澄以樂易之資躬篤行之行立志高雅信道堅深處家庭則孝弟達聞交朋友則信義昭著居閒則講道著書有以樂衆人之所不樂從宦

則養民善俗獨能憂衆人之所不憂至於收恤宗党而接引後來益孜孜焉無不用其至若其樂人之善矜人之惡又汲汲焉惟恐不盡其誠故賢者與之游常幸其有思齊聞過之益不賢者與之處常病其有明汙招過之差然世之賢者少而不賢者多是以子澄得譽寡而蒙毀衆道不得行於一州而齋志以歿是可為深悲而痛恨也耶覽斯文先生平生大節可見矣享年五十七學者稱為靜春先生云嗚呼山川風氣之通塞固

亦各有時哉何其生才前後豐嗇之異也由周以來至
於宋千五百餘年矣廬陵始有歐陽子為一代儒宗厥
後節義文學之士炳炳琅琅層見而叠出於是四方談
忠節之邦文章之數必歸廬陵然當伊洛之學盛行先
生身體力行以與朱呂數君子上下論議故廬陵道學
得齒諸任自劉氏始而近時邑人士子鮮有知者豈先
生爵位不大顯於世故尊而信之者有不若慕忠節文
章者之衆歟抑至道難聞師從者少故其傳有幸不幸

歟竊嘗嘆夫由宋而上遡唐與漢世之相去若此其久也而廬陵未有一名世之士出乎其間將時尚不同雖有之而好者鮮遂因以無聞歟至若道學之正如日麗天無異尚者世之相去又若此其近也乃罕有知先生之名識先生之學者其亦可嘆也夫其亦可感也夫

於菟夜兒傳

兵興荆楚汚為數戶口十餘萬富積寶貨男子從征戍家居者率婦女媼婢而已有皮工蔡姓者出奸計縫虎

皮為衣手足着銅距長二寸許遇夜匍匐而行若真虎也踰垣墻破門闕婦人女子悉駭怖竄逸惟害已是憂雖奇貨重寶盡失惴惴不敢視以為神虎一郡相謂曰今之財物悖致也其天降罰因是孽而喪耶不然何出入不常莫能逐也蔡由是日富盡窵其有於床下凡三歲不敗鄰有袁氏者家惟妾三人一日刺豕蔡市肉不得怒夜蒙虎皮入其室衆妾匿頃之其一妾謂其二人曰恐虎去而不畏者踵後入吾室將盡吾有也吾冒死

以覘之緩急汝吾助遂潛往伺於室之奧俄而虎復入
人立四顧取虎所不取者妾抱持之大噉虎挾其面躑
其脰妾察有異抱持愈謹呼二妾二妾呼四隣四隣集
蔡憂弗免褪其皮逃去腰以下未及褪也妾以皮聞之
官官命大索得之掘蔡寗室得虎皮半截驗之合籍其
家坐其孥梟其首於是君子曰世之肆貪暴以戕害人
者蓋白晝之於菟者也蒙其皮為奸於昏夜者彼知僂
之身為於菟於白晝而弗知已者又將誰僂耶殆素妾

之未遇耳世之畏威俯伏寧齏粉其身而不思除其奸者何智力不妄婦若也嗟夫

顛直夫傳

顛直夫者泰和白沙翠竹里人也返徐掛墓劍不以死
倍吾心刺廣酌貪泉不以飲易吾潔皆其先世同姓之
顯者至宋科第尤甚升於學者二十二人舉於鄉者五
十有七薦於漕者三奏於禮部及精究科賢良科者九
而特科恩封世賞拜爵者又三十有四人盛哉丞相文

信國公跋其宗譜可驗厥後中微夫之大父幼孤辛勤
敏給與時轉貨訾以裕其家性宇光霽時扶筇携孫尋
芳洲渚間悠然自樂人稱為芳洲居士大父既歿夫年
日長知問學為箕裘所從皆一時名士業漸成方思自
効而元之國事日益非矣於時舉義者爭欲致夫幕下
夫知大厦之傾非一木可支即拂袖歸隱杜門求志亂
定由吳楚涉淮泗以觀黃河秦華之高深過燕趙齊魯
之墟訪賢傑遺跡遇悲歌忼慨之士輒狂吟豪飲以洩